

褚人获

堅瓠集



丙寅秋日

堅瓠集

壬集

八十一翁增祥題

序

稼軒褚先生以堅瓠名其書且不敢自比於莊叟五石之瓠以示其無用然人徒知有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極之而大易所謂潛龍勿用道家所謂外其身而身存皆由此推焉耳先生負儔才厯落不偶無志用世遂覃思撰述而於有明一代纂輯特備至 昭代六十餘年耳目所及尤不遺餘力焉大旨主於維風教示勸懲博物洽聞闡幽探蹟下逮閭巷歌謠閨閣懷思之細無不取之秘笈先後問世其所錄初集即以余燈謎詩列之卷首方自慚雕蟲小技有乖大雅後相晤吳門傾蓋定交隨出全集屬序予以碌碌未遑報命今春復相遇於武林把臂談心者累日因即草數言以應嗟乎天下之無用孰有過於余者乎少年浮沉宦海垂老無成比來有志名山之業而卮言靡當徒爲覆瓿之藉是所謂繫而不食者惟鄙陋足以當之而以序先生之書其亦猶有蓬之心也夫

遂安年家弟毛際可撰

序

劉子政號博極羣書所奏七畧有雜小說二家而推原其出於古之議官稗官
乃余考其篇目雜昉於黃帝史孔甲盤盂而小說則有堯務成湯伊尹文囂子
說等篇若張平子所稱虞初九百又其後焉者也吾郡褚子稼軒好古多聞強
識之士也所著堅瓠集次第綴板流傳人間久矣茲復有全集之刻而乞其序
於予褚子爲吾友蒼書氏猶子蒼書言語妙天下業與諸公序作者之意及所
以命名者揚權無餘蘊矣余特取其有合於古之議官稗官以爲將來志藝文
者告焉或亦野史亭之一助云東海一老徐柯題於三千六百鈞臺

堅瓠壬集卷之一目錄

子瞻前後身

市語

開恩止謗

感古篇

聖主異徵

詭譎秀才

元宮女

偷桃

賢人心肝

金肚皮

李鄧感歎

黃毛野人

遮陽帽

戴巾之濫

航船

浙將納妾

滑氏構第

僧母有悟

楊夢羽詞

周公如斗

喝潮王

疫鬼避大冢宰

黃子野

沈石田詩

甘貧啜粥

盜發穢塚

征途藥石

丘瓊山

翻韻詩

陶真

五色五味

楮先生傳

毛穎後傳

歌詞

鐵樹開花

海紅花

返壁

西施有施

梅香苦

胡梅林對

伍像

吳淞江

要離墓碑

紙簫

四美

先賢擊奸

戒子詩

羅羅

胡可全門聯

塵勞詩

北地巷曲中

劉祭酒

給事尙書

白土書門

喜事

史館賦詩

高唐雲雨

愛閒

鬼觀戲

詩似吃語

以姓相嘲

堅瓠壬集卷之一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子瞻前後身

袁伯修云蘇子瞻前身爲五祖戒後身爲徑山杲董遇周云按子瞻辛巳歲殤延陵而妙喜實以己巳生豈先十餘年子瞻已託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閱長公外紀云在宋爲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漢爲鄒陽子瞻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其薨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爲語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好事者爲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市語

委巷叢談杭人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通用倉猝聆之多不能解又有四平市語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梨花大爲

采采雲老為落梅風然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語有文理也一為旦
底二為斷工三為橫川四為側目五為醫丑六為撒大七為毛根一作八為入
開九為未丸十為田心

開恩止謗

委巷叢談錢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譟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
期修城纔了又開池武肅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
衣士卒見之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感古篇

元末越人王繼有感古篇可稱史筆其詞云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

角力干戈易麾拳妖徒白蓮社僭號於其間龍山童居子林兒僧奔走無定在不

霄風巢懸天假京都城累表請伊遷高皇表定請罪林金陸運廖永舟沉瓜埠水魂應

隨杜鵑忠擊兒舟至瓜步死宜興楊統制名興其義亦堪憐興言感龍鳳連貶弗

自全兒國開舟沉數戶堂存死林永忠肇此圖伯溫炳幾先謂彼牧豎子寶曆當

聖傳大事從此定皇心良皦然尋賜永忠死而楊蒙賞延之後與聖神本天授
草昧久迤邐依郭起靈跡歸韓亦從權吳元改洪武龍飛遂統天陽升燭火熄
神光照八埏綱常一以正天風掃敵羶於茲聖繼聖於昭億萬年

聖主異徵

龍興慈記高皇初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
告以誕請長從僧游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
兒朝之儼然王者氣象殺小犢煮食之插犢尾於地誑主者曰裂地陷去矣主
者拽尾轉入地中以爲眞陷也後在寺時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
我掃足即起鼠傷燈燭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
行曰當今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高皇曰戲耳今
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主僧禁縛之堦下高皇口占一詩曰天爲羅帳地爲氍
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蹈山河社稷穿

詭譎秀才

陳仁吳徹字文通雅善吟咏爲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
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及高皇討友諒友諒遣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皇
素聞徹名令題天閑百馬圖徹上詩云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
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徹雖爲友諒所遣及瞻天表知天命有歸故
爲是言高皇度其不爲我用欲閒疎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字於徹面遣還
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爲我賓師者乎徹遂棹小舟而遁後友諒
敗死子理奔武昌高皇忿其城不下將屠之軍門外有白稱詭譎秀才求見召
入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徹復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
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皇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初吳人將乘虛
入寇至是其謀乃寢

元宮女

逐鹿記元宮人至京令給後宮一女不屈高皇言爾即守節何不死於元亡時
女曰願明一言而死爲有名鬼耳高皇給筆硯女書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曾

三諫觸闔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筆觸石而死高皇爲之改容

偷桃

金臺紀聞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竊食之王母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賢人心肝

碧里雜存明高皇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用賢人心肝然後成高皇將信之入以語高皇后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啟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爲高皇大悅乃於國子監取而用之鈔遂成故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置尙寶司室中永爲定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金肚皮

金大節者海鹽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明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官員三年朝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行好一箇金肚皮言畢不見大節憂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高皇異之擢爲知府果腰金云

李鄧感歎

芝蔴李旣遁髡髮爲僧天下已定遊徐之永固河畱連亭題詩云憶昔曾爲海上豪騰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時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著盡又方袍投筆三歎有一翁以舟艤岸見李問故李泣下曰我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跡緇流暫免鋒鏑爲可悲耳翁亦流涕不止自言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隱名作渡於此二人沽酒酌之思昔強梁傷今狼狽聞者感歎

黃毛野人

方谷珍起兵時造天台隱士周必達問計周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道
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而去周意珍復來題詩扉上
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攜
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見詩恨不殺之及事不成方悔曰黃毛野人能料
事至此乃投水死

遮陽帽

明制士子入宵監滿日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又唐時所謂席帽也吳文定公
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咏之有似傘難遮雨如鏡卻畏風之句唐解元遺像
亦戴之

戴巾之濫

語窺今古晉漢唐之巾儒者之冠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非真斯文盡戴小
帽其後漸至業鉛槧賦詩章者戴矣邇來一介小民未聞登兩榜而入黌宮一
丁不識驟獲資財巍然峨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銀招

牌也否則曰省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襲巾也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諺安得科道一疏釐而正之不然朝廷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遇則杖而裂之不亦快哉 崇禎末有一人賣絲而業醫家富饒遂戴巾人謂之藥師經

航船

客座新聞題夜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渾身著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篷出櫬梭下堰來夜深相並處爾攏我儂開

浙將納妾

碣石剩談倭寇浙某參將統兵駐海隅一巨室主人年五十餘止一女日夜懼倭至幸大軍駐此可恃無恐因延將於家令女出拜爲義父時部下有人見女極美誘將納爲副室主人不肯延及三日夜二更忽傳倭至將統兵急去至三鼓見軍馬無數將村中房屋燒燬殆盡巨室夫婦俱死惟存此女將遂納爲妾竟未見一倭云

滑氏構第

涉異志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浩營第邑之南隅夜半將上櫟木工報以未及
吉時滑冠帶坐俟少假寐夢羣龍旋繞梁棟間覺而私喜未幾子孫零替將宅
轉售同邑少司空龔嘯齋後有人作詩云司寇緋衣坐室中忽夢棟樑飛龍叢
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僧母有悟

吹景集閩某寺僧某母年老寡無所歸日止於寺之天王廟從其子乞食其子
與約云每食時喚母一聲須母應乃下食又須日織一草屨如是者三年一日
織屨次聞喚云阿娘來忽隨口出偈云叫一聲來應一聲應的就是本來人如
今不用頻相喚萬丈寒潭徹底清顧謂其子曰無復須汝粥飯矣遂伽趺而逝

楊夢羽詞

水南翰記常熱楊夢羽儀有撥不斷詞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
閒侵枕畔書花香自入杯中酒玉樓春畫心無縈眉無皺今朝過也明朝又屋

外江山是主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氈依舊

周公如斗

嘉靖甲寅倭寇浙直農民大半竄去比其還踰夏矣歲大饑中丞周石崖直詣周觀所如斗交章奏請盡蠲百姓租稅詔從之是歲民糧先輸者悉以還民曠蕩之恩百世未有吳中謠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爲上官處兵荒善後之法

喝潮王

嘉靖中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潮漸衰如是者三日江豚數百枚隨潮上下耆幼皆異之相傳此水故與海接潮汐如婁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潮至一喝而卻是後潮竟不至土人稱爲喝潮王祀之龐山湖潮驟來倭寇之徵平望殊勝寺嘉靖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山跨鶴來老僧不在卻空回凡夫欲問菩提記三十餘年化作灰字畫奇險寺僧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上詩字跡如新